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(三十六)

作者：陈勇

各界人士有幸倾听到来自南洋群岛的儒教声音。

晚上住进了一家叫HOM的酒店，档次还不错，这也是自从离开雅加达以后第一次住宿费用自理。一路走来，各地的孔教礼堂都抢着为我安排住宿，以尽地主之谊。我曾经几次表示要自掏腰包，但最终都熬不过他们的盛情。此外，交通和饮食，我至今没有花一分钱。自己似乎成了印尼孔教的座上宾，又激动又惭愧。根据孔教总会和梭罗礼堂的安排，我要在梭罗住宿三个晚上，但三天里具体有什么安排，却没有人告诉我。姚平波先生已经好多天没有直接跟我联系了，虽然我知道所有的行程都是他具体安排的。不过，能够近距离接触三位学师，感受他们的为

人，熏染他们的学识，实乃人生一大幸事。高山仰止，景行景止。人虽已至此，心仍向往之。印尼的互联网还不是很普及，只有档次稍高的酒店才有此类服务。几天来第一次能用上互联网，感觉又跟世界连接在了一起。更重要的是，一路换下来的衣服都是装在行囊里，没有时间和条件去洗，上一次洗衣服还是住在加拉璜孔教会主席李先生家的时候。到达梭罗的时候，我的背囊里已经装满了臭衣服，几乎快要裸体行军了。现在终于能够停下来休整休整，以便精神焕发，面对接下来几天的紧张日程。

**第十六天：
三达德公学和梭罗华人寺庙
11月18日 星期五**

早上六点半起床吃饭，然后刚开始上网，一位叫杨绍椿（Djunaidi）的不速之客便登门拜访，昨晚在梭罗礼堂的时候，他充当翻译。杨绍椿看上去六十左右的年纪，一头灰白的头发，身材削瘦，自称是无业游民，却说得一口很好的中文，家住三宝垄附近的一座小城市。杨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乒乓球，三十年前还写了一本从力学原理分析乒乓球实战技术的小书，可惜一直没有得到伯乐的青睐。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物理，后来却改行练习乒乓，自称一度出任印尼警察总队的乒乓球教练，不知真假。最令杨先生兴奋的是，他认为中国乒乓球队现在提出的最新理论，与他三十年前的理论正好不谋而合。这几天正好

印尼正在举办东南亚运动会，杨先生此行从家乡出发，打算前往雅加达的运动会场接触一些乒乓球队，看能否谋一份教练的职务。我为他的雄心勃勃感到佩服，但又觉得像是大海捞针般的渺茫。他听说我在梭罗一带活动的消息以后，便顺道前来一晤，海外华人的热忱可见一斑。虽然乒乓球是杨先生的爱好，但他平常的事业是养蜂，所以也是前来向我打听墨西哥养蜂业的情况。同为热带国家，墨西哥南部的养蜂业很发达，而印尼的养蜂业却几乎是空白，杨先生认为这一行业大有可为。一时间，他口若悬河，侃侃而谈，从乒乓球到数学，到天文学，到阴阳，再到几乎是所有的话题，我完全没有插嘴的机会，只有老老实实洗耳恭听的份儿。从早上七点到九点，我整整被轰炸了两个小时，耳朵几乎嗡嗡作响。

到达梭罗礼堂的时候，徐再英学师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们了。徐学师晚年就住在礼堂小院的平房里，可以说得上是以教为家。紧挨礼堂是一栋二层楼建筑，这里就是梭罗孔教

会办的三达德公学（Yayasan Pendidikan Tripusaka）幼儿园和小学部。可能是因为经费的原因，教室的桌椅都比较破旧，教学设备也比较简陋，不过小学生都统一着土黄色的校服，给人干净整齐的印象。学校里的老师基本都是爪哇族，学生也清一色是爪哇族孩子，至少我没有看到华裔面孔。华人家庭基本上都把孩子送到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学学校上学，因为这些学校往往都是华人开办，教学质量相对较好，久而久之很多原本信仰其他宗教的就随大流改变了宗教，一个让人无奈而又惋惜的现实。三达德公学的中学部坐落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包括初中和高中，学生也都统一着校服，老师和学生也几乎都是爪哇族。由于三达德公学是梭罗孔教会办的私立学校，所有的学生都要求上孔教的伦理道德课。在学校的办公室，我还见到了学生参加当地舞龙舞狮大赛赢得的各种奖杯奖状。在中学部，还有一位叫阿里的爪哇族老师，他同时也在印尼孔教内任文师一职，是我见到的非华裔目前所任的孔教最



印尼古老的城市梭罗王宫